

第一章 全球化的源流

眼前许多内在的和外在的诡谲的变化(政治与社会的动荡,道德与宗教的焦虑),已经促使我们略带疑惑地感到,一件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但那究竟是什么?

——法国哲学家、考古学家德日进^①

世纪之交,全球化正在成为澎湃的时代潮流,全球化理论也正在成为‘显学’;但人们对全球化的起点和进程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对全球化的本质的认识也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全球化进程和理论进行认真的梳理。

一、全球化的滥觞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最早是由一个名叫泰奥多尔·莱维(Theodore Levitt)的学者于1985年发明的。他在《哈佛商报》上的一篇题为‘谈市场的全球化’^②一文中,用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莱维认为,全球化只是涉及国际贸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它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并销售自己的产品的能力问题。根据上述定义,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的融合,意味着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以同一方式销售自

^①转引自(美)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第1页,李淑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

^② Alan M. Kantrow (ed.), Sunrise sunset: Challenging the Myth of Industrial Obsolescence, John Wiley & Sons, 1985, P. 53 ~ 68.

己的产品。而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全球化”一词问世的时间还应该更早一些。

无论“全球化”一词是谁的“专利”，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20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世界上大多数人被纳入到一个真正的全球化国际系统之中。单从物质角度看，全球所有地方都被连接到了一起，我们几乎可以从任何一地向另一地打电话、发传真或电报。这意味着信息可在瞬间穿越整个地球。越来越多的人被连接在一个全球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里，这使得他们能像在同一间屋子里那样方便地交流信息。广播和电视使得世界上大多数人能同时听到或看到在世界上发生的大到战争、小到天气状况的各种事情。乘飞机也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到达世界上任何地方，这意味着旅行者没有什么不能去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轮船、卡车、火车或者飞机既迅速又便宜地将货物从一地运往另一地，钱款转移也几乎可在瞬间完成，这意味着生产、金融、贸易的往来都是在全球规模上进行。“在交通、通讯、货物、信息方面，除了对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之外，世界实际上已实现了一体化。”^①

20世纪的历史特点是它形成了一体化的全球空间，并包含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通讯、交通、经济、政治、战争、科学、环境以及诸如法律、文化、语言等等方面。这虽然并不意味着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结成了一体。在文化、政治、经济、历史方面，人与人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但一体化的全球化空间的确意味着人、阶级、民族、国家和文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更迅速、更深刻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不管这种联系是有害还是有益，是故意还是无意，人们乐意还是不乐意。他们相互之间的持久的、强烈的影响是客观地存在的事实。结果是，

^①参见（英）巴里·布赞、杰拉德·西盖尔：《时间笔记》，第7页，刘淼、张鲲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人们可以在政治和经济组织方面共享比以往多得多的观念、规定及原则。但这离全世界拥有同一种文化、形成同一种政权还差得很远。任何一方都是国际组织的成员之一,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各种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每一成员的行动和处境实际上经常受到其他各方行为的影响,即使他们远在地球的另一面。尽管人类在很多方面会长时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人类在很多重要方面的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1960 年,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传播探索》中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这似乎是全球化理论的萌芽。他认为电子通讯和快速交通的加速作用,将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都汇聚到一个地方,一个人可同时感受到和接触到远距离以外的种种事件和客体,工业文明的中心——边缘的结构在同步性、同时性和瞬间性面前消失了;“这是一个崭新的全球村世界。”^①麦克卢汉的思想对后来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过程的发端远比“全球化”概念出现要早。美国学者罗伯特·赖特认为:“全球化的前景一直存在,不是从电报或蒸汽船发明才开始,甚至不是从文字或轮子发明开始,而是从生命初始就存在。”^②大多数学者不同意把全球化无限上溯。以经济全球化为例,经济史学家一般把它追溯到英国废除《谷物法》、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 1846 年,从此自由贸易政策压倒保护政策,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全球化在 1910 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战时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而一蹶不振。1950 年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几乎是从头再来,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全球化的水平才超过 1900 年的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动因,经济全

①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P.358, London: Routledge, 1964.

② (美)罗伯特·赖特:《非零时代》,封底,李淑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年。

全球化掀起新一轮高潮。在制度方面,此前长期的经济停滞和缓慢增长促使发达国家摆脱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包括中国在内的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也转向了市场体制,各国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逐步趋同,经济联系更具亲和力。在技术方面,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传递和技术传播的速度加快,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迅速扩展,使远距离交易和控制可以在瞬间实现,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不仅直接刺激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快速增长,而且使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刻、更细致地展开。

在浩如烟海的全球化理论文献中,全球化的时间跨度有被拉得越来越长的趋势。在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等人合著的《全球化大变革》中,就把全球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前现代的全球化(大约开始于 9000 年—11000 年前),标志是欧亚大陆、非洲以及美洲大陆出现了分散的定居农业文明中心;现代早期的全球化(大约在 1500 后—1850 年之间);现代的全球化(大约在 1850—1945 年间);当代的全球化(1945 年以来)。这种把全球化的时间跨度一直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全球化这个使全球“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流动和联系的广度和强度以及速度方面”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的新时代特征。也有人把全球化的时间跨度限定在 1989 年冷战结束之后,这有可能割断了全球化的真实历史进程,使人们无法找到全球化演进的历史源头和真正动因。

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不是新近的事,从时间上,它在资本主义之先。他从社会学的视野,从民族国家、国际关系、个人观念和人类意识四个维度,把全球化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萌芽阶段(从 15 世纪初期到 18 世纪中期,发生在欧洲)。民族国家共同体开始形成,中世纪“跨民族”体系的作用开始降低,天主教会范围扩大,个人观念和入道思想受到强调,世界日心说和近代地理学开始出现,阳历使用范围扩大。

二是开始阶段(从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主要发生在欧洲)。迅速向同一化、单一性的国家观念转变 规范化的国际关系概念、标准化的公民个人观念和较具体的人类观念得到具体化 国际和跨国调节和交往有关的法律公约和机构迅速增加。国际性展览会举办;国际社会“接纳”非欧洲社会问题开始出现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问题成为讨论主题。

三是起飞阶段(从 19 世纪 70 年代延续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全球化以四个参照点成为不可抗拒的形式 民族国家社会、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偏向男性)、单一的国际社会、某种日趋单一但不能统一的人类概念。现代性问题初步成为讨论主题;关于民族国家和个人认同的思想成为主题;一批非欧洲社会被纳入“国际社会”国际间的形式化和人道思想的尝试性地实施 移民限制的全球化 全球化交往形式的数量迅速扩大 宗教世俗运动兴起,全球性竞赛(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和诺贝尔奖)形成。世界时间的实行和接近,在全球范围采用阳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

四是争霸阶段(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后期)。出现围绕起飞时期结束时的主导性全球化过程的脆弱条件展开的争论和战争 国际联盟,以及后来联合国的确立 盟国与轴心国相互冲突的现代性观念,随后冷战持续 因大屠杀和原子弹的使用而使人们强烈关注人类的本性与前景;第三世界的成型。

五是不确定性阶段(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并在 90 年代初显示出危机趋势)。60 年代后期全球意识增强 人类登上月球 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冷战的终结,拥有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权利问题突出出来 全球性机构和运动的数量大大增加 全球交往手段迅猛加速。各社会日益面临多文化和多种族问题,因性别、性和民族与种族的考虑而变得复杂化的个人观念。公民权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国际体系更加不稳定——两极体系终结 对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关注大大增加 全球传媒系统更加巩固,包括这方面的对立加剧 伊

斯兰成为一种逆全球化／再全球化运动；世界环境首脑会议。^①罗伯森对全球化进程的描述，把我们淹没在大量的社会现象中。同时他的分期的标准也是模糊不清的。

詹姆斯(Jameson)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叠,他把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市场整合;二是帝国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殖民地,以攫取原料供应者和国际市场;三是跨国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扩张建立一个新的整合的全球空间,通过扩张个体的欲求来扩张市场。詹姆斯也称第三阶段为‘晚期资本主义’。他认为‘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爆炸式扩张相并行的,是从特定社会背景中挣扎出来的文化的全球扩张’^②。詹姆斯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化全球化的进程。

我国有的学者对全球化的起源做了更长时间的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古已有之,但形式不同。例如,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十字军东征,成吉思汗挥师亚欧,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都是全球化的不同历史形态,换句话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军事的、宗教的和经济的全球化类型。更有甚者,认为全球化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是与人类的产生同时并存的,全球化是人的普遍交往的过程,是人的本性的外化而已。这种观点把全球化大大地泛化了,全球化失去了它应有的规定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指近代(其象征性的事件就是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对外侵略和扩展。其在社会政治制度层面的种种后果中,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民族国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

① 参见 R.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 London: sage, P. 58 ~ 60, 1992.

② 转引自(澳)马尔克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第 219 页,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 年。

组织形式的被确立 几乎所有殖民地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也都以竞相模仿来自殖民主义宗主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完成其独立建国的任务。

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指二战以来的经济—科技—信息—文化的跨国化过程,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跨国的资讯—金融—技术—商业文化,如何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而形成某种与民族国家同步的所谓社会科学无法处理的新现象、新挑战。

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来看,全球化的主体是经济全球化。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前提下,资本、货物、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各个国家越来越深地被纳入到不断扩大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经济全球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愈益表现出下列的趋势:信息化——地球越来越小,各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市场化——各国经济发展普遍以市场为导向,并与国际市场接轨,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日益趋同,国际市场成了资源配置日益重要的调节者;自由化——各国经济开放度日益扩大,世界市场越来越统一,各种人为阻碍逐渐被打破,生产资源的国际流动更加通畅;一体化——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大发展,企业跨国并购风潮日盛,国际分工日益加深,水平分工向纵深分工转化;集团化——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日益增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协调日益增强,游离于集团之外的国家越来越少。经济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的产物,因而同时反映了目前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我们除了要看到全球化目前由资本主义主导外,也要看到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看到全球化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发展机遇。全球化是一个客观进程,不仅包括经济全球化,而且涉及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内容,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全方

位、多层面的。

综合全球化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今天的全球化进程既不是与人类的历史相重叠的,那样消弭全球化的基本特质,同时全球化也不只是近十年来发生的事情,那样我们将无法了解全球化的动因和内在规律。我们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发轫于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由于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给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甘霖,强烈地刺激了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拓展。如果说 18 世纪中叶以前,资本主义的触角向世界各地延伸,形成了以欧洲为核心,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众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内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那么,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即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之后,资本的国际化就达到了更深、更广的程度。二战以后,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加快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而独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少第三世界的国家则相继进入工业化阶段。一方面是大量的资本急于寻找进一步增值的出路,另一方面是广泛的工业化运动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引发了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资本的扩张从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国际化到产业资本的广泛国际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地区。特别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阻隔被打破,“两个平行的国际市场”消失,为资本的进一步国际化消除了壁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汹涌潮流,全球化也愈益彰显其全方位、多层面的态势。我们在本书中所论说的全球化,主要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我国也有学者称这个阶段为“新全球化时代”^①。

^① 参见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第 185 页,人民出版社,2002 年。

二、全球化的界定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全球化”一词逐渐从学术界进入日常生活;从一个许多字典里难觅的生僻词汇变成了很多人信手拈来的熟语,从简单地概括世界未来的趋势变成了整个社会各个层面追逐的时尚。“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的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一个人来说,“全球化”都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①但是,究竟何谓“全球化”,迄今仍没有统一的看法。正如德国学者于尔根·费里德里希所指出的:全球化这个概念具有多种含义。目前它基本上变成了一种标签,用以描述任何一种方式的国际关系和市场的国际化。就是在科学著作中,也被理解为多种不同内容,没有统一的定义。^②

在西方社会,全球化一般被理解为“全球化关联、全球规模的社会组织的扩展与全球意识的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社会的凝聚”。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看法:

(1)“市场、民族国家与技术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的稳固整合——以一种能够把个人、团体和国家较以前更为深入、更为迅速、更为深刻与更为便宜地围绕在世界周围的方式……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真正扩展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T.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1999, P. 7 ~ 8.)

(2)“世界的紧缩以及全球整体意识的集聚……20 世纪全球的

① (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第 1 页,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 年。

② 参见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

真正相互依赖与全球的整体意识。”(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1992, P.8)

(3) 社会与文化安排的地理束缚趋于消解的一个过程,而人们意识到它们正在逐步消退。(M. Waters, Globalization, 1995, P.5.)

(4) 由一定数量的特殊形式和迹象构成的社会转变……通过以下方式,它们造成了,或被造成全球性的形式和迹象:一、实践、价值、技术与其他人类产物在全球的传播 二、当全球性实践等等对民众生活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之时 三、当全球作为塑造人类行为的一个焦点,或一个前提之时。(M. Albrow, The Global Age, 1996, P.88.)

(5) 在追求“全球规模的市场作用”的方案基础上的整合。(P. McMiche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2000, P.xxiii, 149.)^①

罗贝尔·布瓦耶区分了全球化的四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泰奥多尔·莱维的观点。他在《谈市场全球化》一文中界定了这一现象,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的融合。

第二层含义是凯尼什·奥玛的定义(《三权力量》,1990年)。在他看来,全球化的参照对象既不是企业对市场的占领,也非实施完全一体化的全球战略和管理方式。而是引入一种总体目光,使出口企业走向企业行为的全球化,并完全控制整个创造过程,包括研究与开发、工程、生产、市场、财务与服务。

全球化的第三层含义脱离跨国企业的管理范围进入了国际体系的动作层面。这一宏观经济层面强调跨国企业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重新界定国际体系规则的努力。这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生产份额的增加,使国家在其战略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这种状况之下,全球化代表着最具有国际色彩的企业引导国家——民族规则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化的进程。

第四层含义强调愈来愈走向全球化的经济的存在所提出的问题

^①以上内容参见梁展编:《全球化话语》,第286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以及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的国家管理问题。以往的国际经济进程取决于民族国家。然而,当代涌现的全球化经济趋势可能使国民经济趋于消失并融化于直接的国际运行体系之中。这样民族国家的存在与愈来愈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发生了矛盾。^①

1995年,里斯本小组(The Group of Lisbon)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一书,对全球化的概念进行了分析:“经济社会与社会的全球化是一种新现象,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和表现方法,其中一些形式和方法也许会在10年至15年内消失或失去作用。民族因素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变迁都不断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没有一种长期有效的、固定的全球化模式,所以今天很难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然而,“最近15年到20年在如此众多领域(金融、通讯交往网络、基础设施、公司企业组织、交通运输业、商业与服务业的流通、人们的消费行为、价值体系、民族国家的作用、人口增长、全球政治等)变化如此之巨大,国际化、跨国化概念对于描述目前发展,测量这些发展的意义已经变得很不合适。新的概念,如全球化的普遍流行绝对不是一种时髦现象,它反映了人们理解目前进程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概念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或者已经失去意义。当然,并不是所有关于全球化的理论都是很准确的,把各种各样的概念简单地掺合在一起不足以接近真理。”

里斯本小组指出:“我们的定义以安东尼·迈克格雷夫及其助手的建议为依据,对全球化做如下的解释 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全球化包括两种不同的现象,即作用范围和强烈程度。一方面这个概念被解释为席卷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的,乃至在世界

^①梁展编:《全球化话语》,第21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范围内发生影响的一系列过程,所以这个概念具有空间的内容 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各种国家、社会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横向联系和彼此之间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加强。这个过程在不断深化的同时,又不断向外扩展。它远远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全球化说的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

里斯本小组特别强调:“当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已经完成了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实现了同质化。全球化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十分矛盾的过程,无论就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它的多种多样的结果而言。”^①从目前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当中,绝对无法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政治上支持、文化上促进。它也不包含这样的意识,即人们必须对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和它所做的种种限制表示承认和尊重。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①

里斯本小组的全球化定义实际上包括了三项内容 客观事实、主观战略,以及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进程。客观事实指的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产业革命导致的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人类社会在信息、技术、商品、货币资本和人员交往方面空前频繁,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整个地球变小了,整个世界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观战略是指西方资本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以及西方政治家推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方针。客观事实和主观战略相结合促成了今天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对于这个发展进程的进展程度目前也存在着激烈争论,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现在全球化的过程已经从根本上完成了,他们夸大全球化的发展,声称现在已经到处形成了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全球市场,民族经济的概念已经过时了。民族国家

^①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第 38 页,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

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已经完全失效 另一种极端的看法是,目前的发展进程不过是恢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传统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就全球贸易而言,仅仅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水平,所以还完全谈不上什么全球化。这种看法被称作全球化的怀疑论。

美国学者詹姆斯·H·米特尔曼认为,“正如来自底层的经验所示,全球化的主导形式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转变 经济方面,生活以及生存模式的历史性转变 政治方面,地方控制程度的削弱 文化方面,集体成就的贬值……全球化是作为对市场力量扩张的反应而出现的现象……它是一个知识所占据的领域。”^①

他把全球化的概念分为两类:一类定义表明的是相互联系或者相互依存的增加、跨国流动势头的上升以及诸如从某些方面来说,整个世界正在变为一个单一的场所的过程的加剧。认为“全球化是指减少国家间的壁垒和鼓励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更为密切的相互影响”;它暗示了国家边界重要性的缩小和超越那些植根于某一特定地区或国家的各种特性的加强。’这个定义抓住了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跨边界流动的特性。第二类定义,强调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关于这个定义,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的是吉登斯、哈维、罗伯森。吉登斯对地方与空间做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是一个场所的概念,或者说是社会活动的一个地理背景,但就全球化而言,后者则是由不在现场的社会影响联系起来。同时,古老的时间形式也开始与空间分离,它本身正在进行各种可能性的组合。吉登斯指出:“全球化由此可以被定义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场所联系起来以至于本地所发生的事情受遥远的地方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戴维·哈维沿着相似的思路,还注意到时间缩短了,而且当涉及确定原因和结果的时候很难说出所处的是什么空间,由此他假定‘穿越时间的隧道空间湮没了’。由迄今

^① J. H.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2000.

为止最遥远天际支撑的空间形成了一所大学,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各种文化表象,就如艺术展览反映的那样,而且它还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商品构成。罗兰·罗伯森依照同样宽泛的探究,他强调在将各种文化实践与全球化相联系的情况下,它们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在他看来,全球化的各种文化进程是由全球意识推动的,但他不如吉登斯的学说体系那么强调技术的作用。上述三种解释都以时一空关系概念为轴心,并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联系。对于吉登斯来说,全球化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个结果。吉登斯对时一空压缩的分析基本与社会技术相联系。哈维与罗伯森则将这个问题的分析分别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变化和文化领域相联系。^①

英国学者简·阿特·斯图尔特试图从六个方面来界定全球化:

“1. 就定义而言,全球化(被理解为超地域性时)包含了其他社会分析词汇没有捕捉到的独特而重要的涵义。

2. 就年代而言,全球化主要是从 20 世纪后半叶以后展开的。

3. 就原因而言,全球化是一系列建构过程的结果,在这些过程中,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技术革命和管理体系四者占据突出地位。

4. 就社会变化而言,到目前为止,全球化已经在生产、治理、社会群体和知识的基本结构中引发了重大的变化——但却没有彻底改变这些基本结构。

5. 就影响而言,全球化虽然带来了不少好处,但是也以各种方式削弱了人类安全、社会公正和民主。

6. 就政策回应而言,积极改革方案能够克服全球化存在的许多潜在危害,并能够促进全球化产生更多的益处。”^②

全球化是一个跨学科的话语。它被许多经济学家理解为经济活

^① (美)詹姆斯·H·米特elman:《全球化综合症》,第 4~6 页,刘得手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

^② (英)简·阿特·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第 377 页,王艳丽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动的相互依赖,特别是资本和资源的全球性自由流动和配置。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中使用的‘全球化’概念就是从这种‘相互依存’概念演化而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我们是从晚近的发展广泛得多的意义上思考全球化的,但对其所做的主要经验研究的聚焦点,则与 20 世纪具体的全球相互依赖和全球整体意识两者日益加速增强这种情况保持一致。^①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②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整体意识和全球文明的形成过程。“全球文化和文明不怀偏见,它吸收一切具有市场价值的东西,如西方的科学技术,日本的管理模式,非洲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泰国和印尼的烹调术”^③,等等。而在社会学家的视野中,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复杂多样性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用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的话说:“这是一个彼此增进联系的世界。”^④作为全球化社会学创始人的乌·贝克也在分析全球化时区分了作为主要是描述事实的全球性和主要是描述观念的全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定义:“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受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它描述的是一个相应的发展过程,其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⑤。今天,与完全单

①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 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第 11 页,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 文军:《西方多学科视野中的全球化概念考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③ 文军:《西方多学科视野中的全球化概念考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④ 文军:《西方多学科视野中的全球化概念考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一的学科视角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参与全球化讨论的学者似乎都在寻求从多学科性角度来认识和界定全球化概念。如有的学者就指出:“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政治、经济、技术和环境)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①也指一些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以及惯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①

从中外学者关于全球化的诸多定义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四类:

(1)本质因素扩张说。这种看法认为,全球化是某种本质因素向全球范围的延伸或扩张。这里的本质因素包括 资本、信息、经济资源、分工和生产社会化、市场经济、现代性等。全面的全球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技术、能源等本质因素扩张说,刻意探究蕴藏在全球化繁多现象中的深邃本质,给人们思考全球化问题以重要的方法论启迪。但是,持这种观点的许多学者并没有真正抓住全球化的本质。比如,如果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扩张的结果的话,就会忽视主权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在促进全球化中的作用,也就不能全面说明促成全球化的各种力量,从而不能找到全球化的核心本质,因而失之片面。

(2)时空压缩说。这种看法强调全球化就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消除各种壁垒限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或者时空发挥作用的机制,人们感到时间和空间被压缩,人们生活在一个时间密集、空间紧缩的环境中,这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作用。这种观点抓住了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但时空压缩只是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全球化本身。

^① 文军《西方多学科视野中的全球化概念考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3) 全球依赖加强说。这种理解强调,在全球化趋势下,组成地球的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加强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人类的联系增强了;‘谁也离不开谁’。更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趋同化、同质化,就是人类的一种‘大同’境界。

时空压缩说、全球依赖加强说,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正确地揭示了全球化趋势所造成的冲击、带来的结果、形成的状态,强调区域性的生产和生活要同全球性的生产和生活相适应。但是,这两种观点存在着共同的不足。它们强调全球化的共同性、普遍性,忽视了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力量。而且,如果过分强调全球化趋势就是民族壁垒的超越和人类生活的趋同,就会忽视主权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控制,为发达国家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和政治上干预内政提供理论根据。

(4) 全球意识形成说。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后现代的全球意识’,是一种自觉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它强调面对当今的严峻形势,应该从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努力形成人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实践。全球意识形成说,侧重于全球化趋势下人类的交往实践,关注的是全球化的影响而非全球化本身。因而没能反映全球化的本质。

英国学者米特尔曼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造成了对‘全球化’概念的滥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与全球化相近的概念进行辨析:

第一,全球化不同于国际化,因为国际化只是国家为界定国际关系而创造的组织的一个体系,国际主义并不否定民族,它适合于国家之间。而全球化所展现的是‘相互依赖的增加,这种依赖把世界空间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们实现一种日益具有限制性的统